



寻东坡足迹

□ 刘友洪

蜿蜒叠嶂的龙泉山脉与嵯峨逶迤的总岗山脉自东北向西南延伸，进入眉山境内，就把狂野的岷江给收拾得服服帖帖，让它在这片土地上九转十八回，滋养出千里沃野岷峨奥区，还给它换了个名字——玻璃江。苏东坡就以此为模样，给他在成都的朋友介绍家乡眉山：

我家峨眉阴，与子同一邦。
相望六十里，共饮玻璃江。

三苏祠

寻迹东坡，三苏祠是起点。三苏祠坐落在眉山城内西南一隅纱帽行，原为苏家私宅，明洪武年间改宅为祠。历代几多荒废，又几经兴建，得以保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16年，经过历时两年多的大规模维修，三苏祠面貌焕然一新。游于其间，步履移异，风光如画。

三苏祠也是川派园林的代表，红墙环绕，绿树成荫，草木葳蕤。清人李德仪在《己未四月下浣眉州试竣敬谒三苏祠翼日得五古一首》中写道：

老泉吃中坐，潏气生须眉。
坡颔左右侍，凛凛天人姿。
为想获石砚，嬉戏殊常见。
寒铁耿相对，夜雨听何时。
中庭蔚嘉树，古柏森赫时。
白榆亦手泽，枯干留霜皮。
亭亭两银杏，后起如孙枝。
补设木假山，好事之所为。
三峰伊乔梓，鼎立靡徒随。
石梁间台榭，绿水回涟漪。
虽无四田叶，犹号瑞莲池。

如今，三苏祠早已从“五亩园”变为占地106亩的4A级旅游景区。园内除无古柏森森，而增荷叶田田之外，其余景象与李德仪所载无大异。

2022年6月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苏祠，了解三苏生平、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，以及三苏祠历史沿革、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。他说：“一滴水可以见太阳，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，中国有‘三苏’，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。”

三苏祠不仅是名人拜谒、家风家

教的胜地，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。一百来亩的三苏祠谈不上大，但它承载的精神价值却浩瀚无边，不能用面积来丈量。

蟆颐山

从三苏祠出来，往东跨过岷江，就能看到一座状如眉毛的平缓山丘，那就是蟆颐山。山上浓荫蔽日，古木参天，两人都不能合抱的桧楠树威风凛凛地沿山坡阳面铺开，充满厚重之气。蟆颐山上有个重瞳观，相传是“四目仙翁”修炼之所。现存重瞳观为明成化十三年（公元1477年）所建，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观前有石碑，上刻《重瞳观新修殿宇碑记》，记载了苏洵在此求学的故事。这就把蟆颐山与“三苏”连在了一起。

当然，蟆颐山与“三苏”的关系不止于此。重瞳观大殿前正中有一洞，一道陡峭的台阶向下直通洞中，洞口石壁上横镌“仙翁胜境”四字。逐级而下，见一清泉，潏不溢，旱不枯，甘甜凉爽，沁人肺腑。清康熙年间，眉州知州赵惠芽手书“老人泉”三字，刻于石上。眉山人相信，蟆颐山老人泉与三苏祠古井的水是相通的。

古时，蟆颐山在眉山举足轻重。古眉州有八景，蟆颐山就占了二席：“蟆颐晚照”和“江乡月夜”。但这还不足以支撑它的分量，更重要的是，苏轼和苏辙小时候常到蟆颐山玩耍，还曾在位于山脚下岷江边的望江楼读书。如今，望江楼遗址尚存。

连鳌山

出了蟆颐山，沿351国道往西，驱车半小时，转入丹蒲路，从丹棱县地界折入东坡区广济乡连鳌村，就到了“三苏”当年游学的地方。这里现存有国内最大的苏东坡手书遗迹。

顺着不急不缓的石阶拾级而上，抬头便见飞檐翘角的连鳌阁。人得阁来，登上观景台，刻于石壁的“连鳌山”三个大字尽收眼底。据记载：“‘连’字长3.15米，宽3.2米；‘鳌’字长3.5米，宽3.2米；‘山’字长3.2米，宽3米，深约0.1米。”笔力遒劲，龙蛇舞动，彰显出苏东坡雄健浑厚的气概。

此处距三苏祠直线距离约30公

里。当年，苏东坡为什么要在此手书“连鳌山”几个大字呢？这还要从“三苏”游学说起。

眉山地处平原，西部多丘陵。俗话说，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当年，“三苏”父子常游历于眉州之西的连鳌山、石佛山、三峰山之间，感受山川灵气。据《眉山县志》记载，当时的连鳌山上有座栖云寺，寺庙周围山清水秀，灵气十足。明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卷十二《眉州》载：

连鳌山，在西南九十里，山形如鳌。旁有栖云寺，东坡少时读书寺中，尝于石崖上作“连鳌山”三字，大如屋宇，雄劲飞动。

诚如文中所述，近千年后，三字所蕴含的宏伟气势仍不减当年。

中岩寺

沿遂洪高速，转岷东大道向南，全程约一小时，大道尽头就是中岩寺。

中岩寺位于眉山市青神县，青峰夹峙，岩壑幽深。当年，中岩寺有座中岩书院，苏东坡曾求学于此。书院的“教授”是乡贡进士王方，天资聪颖的苏东坡深得老师喜爱。当地至今流传着王方“以文招婿”的传说。

相传中岩寺有一山洞，终年溪流潺潺。溪水在快到山脚的地方汇成一眼深潭，但它却没有名字。于是，王方遍邀文人学士，在绿潭前投笔竞题，可惜诸多秀才的题名不是过雅，就是落俗。最后，苏东坡缓缓展出他的题名“唤鱼池”，令王方和众人叫绝。正当众人高兴之时，王方的女儿王弗羞差丫鬟从家中送来题名，竟也是“唤鱼池”三字。众人惊叹：“不谋而合，韵成双璧。”这就是苏东坡与王弗唤鱼联姻的故事。如今，在中岩寺的绝壁上，在“鱼”头攒动的溪潭倒影中，“唤鱼池”三个大字仍熠熠生辉。

中岩寺还有一个与苏东坡《寒食帖》有关的故事。

当年，四川蜀州江原人、时为河南永安县令的张浩获得了苏东坡的《寒食帖》，听说好友黄庭坚正在岷江边的青神县寄情山水，顿时萌生了一个念头：苏东坡远谪海南，倘不能相见，何不另觅高人为之题跋，亦可珠



联合璧，相映生辉。于是，他星夜兼程，直奔青神。当张浩迎着岷江的清风徐徐展开《寒食帖》时，黄庭坚喜不自胜，挥笔题跋。遗憾的是，东坡至死也没能看一眼得意门生黄庭坚为他所写的题跋。

短松冈

最后一站是“短松冈”，俗称“苏坟山”。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它的名字是“苏洵家族墓地”，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永光村。

短松冈坐东向西，依山势而建。南北各有一岭向西伸展，拥山脚一湖入怀。湖心凿井一口，上建有亭，高悬一匾，书“老翁亭”三个大字。

墓园里有苏洵程夫人合葬墓、王弗墓，还有后人希望苏轼、苏辙落叶归根而为他们建的衣冠冢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“苏迷”寻迹东坡来到这里。他们在墓前献上鲜花，拜祭先贤，体悟当年东坡的心境。

那是怎样的心境呀！北宋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，正当苏轼、苏辙兄弟俩同榜考中进士，兴高采烈之时，噩耗传来，其母程夫人去世，父子三人火速赶回眉山。治平二年（公元1065年），苏轼发妻王弗在京城去世。次年，苏洵在京城离世。苏轼、苏辙扶柩回到眉山，将王弗安葬于程夫人墓西北八步处，并按苏洵生前遗愿，将父亲与母亲合葬。

苏东坡在这里，先为母亲守孝三年，尔后又为父亲守孝三年，事实上也在王弗的坟旁陪伴了三年。这上千个日日夜夜，从枝头明月、岷江晚风，到松涛阵阵、坟莹孑立，都留下了苏东坡对亲人无尽的思念。以至后来，苏东坡在密州想起亡妻，都忍不住泪流满面：

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

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

这是一首哀婉绝伦、世间无二的内心独白。行走在短松冈，常看到不少人站在王弗墓前，念诵着这首千古绝唱……

我有时在想，一个崇尚古典、心怀梦想的人，一个追慕古风、内心丰盈的人，无论多忙，都应该抽出时间，走一趟山阴道。

到这条既有历史、又有风景的古道上走走，会碰到很多故人，还有过去的马骝驴车辙印。

这是江南的一条著名驿道，就像现在的人城主干道，人声熙熙车马喧，有时甚至还会堵车。山阴道上，走过求学的书生、游览名山大川的诗人、怀揣小本钱做生意的人……

走一趟山阴道，现实又空灵。古道还在，虽不如过去完整，但足够你于时空交错之间，抚今追昔。

有风景和故事的路，往往不是一马平川，而是高低起伏，曲折婉转。它是一道隐喻，人在时光的隧道里穿行，会遇见谁，或者不曾遇见谁，都很奇妙。

人站在山阴道上，渺小如豆。既是看风景，又是看热闹，古今红尘之中的大热闹。

多年前，我还是一个薄衫少年，向往古越那条风雅的石板驿道。彼时望文生义，总觉得那条道在山的北边，盘山而上，翻越一座山，绍兴城便到了。

访古越，我是从萧山坐绿皮慢车一路东行，自然见不到山阴道，其时也不知道这条古道在哪儿。在绍兴城里，骑一辆自行车去大禹陵，沿途所见尽是山陵、土岗、拱桥、乌篷船，以及路旁的野花闲草，弄不明白到底哪一段才与古代山阴道重叠。

有些地方，必定要经过。后来，和朋友去丽水，夜晚驾车，经过绍兴、诸暨一段，望着窗外蓝幽幽的山峦，心想，山阴道大概就在附近吧。

然而，隔着一段距离，终究体察不到其间的意境。总是想步行一趟山阴道，也不枉读过的那些古诗，看过的那些旧画。

山阴道为何有如此魅力？我在王维的《山阴图》中看到，一人在舟上，数人坐山石，或走神，或啜谈。他们吹着唐朝的风，坐着云起，都是舒服的姿势。

什么是让人舒服的姿势？恬淡无为，面目平和，呼吸均匀。这些，古人在山阴道上都做到了。

让人舒服的山阴道，或者说，走在山阴道上，吐纳草木清气，嗅着溪流花香，让人心情舒畅。

古人走过的山阴道，是一条诗与画的道路。或者说，要领略江南的诗与画，必经山阴道。

徐渭在山阴城里作画，青藤书屋的花架下趴着一条老狗。

王羲之兰亭曲水流觞，在绍兴城的南面，你去寻它，也必须从山阴道出发。

绍兴城里还有一坛黄酒，摆在某个小餐馆的朴实木桌上。那坛叫“女儿红”的酒，不喝，说着，也觉得好听。

鲁迅是坐在船里看山阴道的。岸上，有人世万象。他在《好的故事》中回忆：

我仿佛记得坐小船经过山阴道，

想走一趟山阴道

□ 王太生

王子敬云：“从山阴道上行，山川自相映发，使人应接不暇。若秋冬之际，尤难为怀。”——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



两岸边的乌桕，新禾，野花，鸡，狗，丛树和枯树，茅屋，塔，伽蓝，农夫和村妇，村女，晒着的衣裳，和尚，蓑笠，天，云，竹……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。

山阴道上行，风景自在。一边走，一边看，内心妥帖。走一条道，就会想起从前在这条道上走过的人。他们从早晨出发，一路走到天黑，走到了远方。徒步去走山阴道，是一段文化孤旅。一条路与一个人，也许只是一种象征。

山阴道是一条文艺的路、温润的路、风景的路，将人引进城。路尽头是城，抵达或者出发。

旧书中的驿道，有江南山川之美。伸展在山川峻岭中的人间古道，有书籍宣纸上的古典之美。

“柳暗花明”的光影对比，人稍迟疑，一转身，常有意外惊喜。数百年前，陆游的“又一村”，其实是对前途重新抱有希望，也悟出世事消长变化的道理。“又一村”，是失望后的希望、绝处逢生的欣赏、暗夜中的灯光……炊烟袅袅，人站在山头俯瞰山谷里的村庄，人间烟火，鸡鸣犬吠。站在山阴道上，尽阅人间美好。

需要减肥的年代，好多人一边暴走，一边看风景。走累了，可以吃几颗茴香豆，可以在路边吹风，还可以蹲在一条小渠边，用泉水洗脸。

山阴道是一种象征，是行旅和过程的优美穿越。沿着它，你会不知不觉走进梦境，走进江南山水的老故事。

远山近水，小桥凉亭，田畴农舍，相映成画。

我在想象，麦熟季节去走山阴道，云端布谷啼；梅雨季节去走山阴道，远树上的梅子熟了，伞外水汽迷蒙，雨村含烟。

古道寂静，曾经的车马喧，早已化作一片远去的背影。我若站在山阴道上，或许会有所发现。隔着山石流水，看到几座青冢，荒草萋萋。我当遥遥作揖，向林木深处的古代先贤致敬……

一春烟雨任平生

□ 章铜胜

一直都很喜欢下雨天。有时看了天气预报，明知要下雨，我也不会特意带雨具，总觉得在途中遇上一场雨也好，正好在雨里走走，看看风景，散散心。

在途中遇雨，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有人会尽快找地方避雨，有人会匆匆往目的地赶，只要雨不是太大，我的态度都比较随意，喜欢在雨中一如往常地走着，不会加快，也不会放慢。多数时候，我们并没有急着要去办的事，或是急于要去见的人，那还急什么呢？反正前后左右都在下雨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都会淋雨的，横竖是一身湿，还急什么呢？

春天的雨，仿佛一个孩童。他的小心思，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团团雨云笼罩在山顶，缠绕在山腰，俯瞰着下面的村庄田野、红花绿树，居高临下的样子。一场雨，好像随时会下，又好像是要看那片雨云的情绪，下不下由它说了算。高兴时，它随风飘来荡去，并不下雨；不开心了，雨便如丝丝缕缕细细地地下起来，或者泼珠溅泪般倾泻而来。

春日多雨，只要天色稍微明亮一点，我便出去散散步。去公园空旷的湖边，或是凤凰山下的牡丹园里，随意地走走。喜欢在空旷少行人的地方散步，可以和同行的人聊聊天，也可以边走边看风景，都很好。那天中午，去外面散步时，先仰头看了看天，

有细微的雨滴在脸上，很少的几点，并没有在意，就走出去了。这几天一直在下雨，绵绵密密的，有时下得大些，多数时候，天上只飘着这样细小的雨丝，算是好天气了。于是，顺着溪边的一条路往前走。走出去不到两公里路，雨渐渐下得大了些，村庄就在前面，我却没有进村，而是顺着原路往回走。沿路，高大的枫杨树上新叶初萌，遮不住一点雨丝。我抬头看枫杨树上的新叶，浅浅的绿意，在细雨中，好像要将那点绿在天空中晕染开来一样。回到楼下，看见衣服上落了细而密的雨点，腌菜青的外衣，颜色更近于腌菜青色了。眼镜片上布满细密的雨点，用镜布擦拭干净，戴上，回头看那排枫杨树，一片清明。

苏东坡那首著名的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，写于他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后的一个春天。词前有一段话，记下了他创作这首词的缘由：三月七日，沙湖道中遇雨。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。已而遂晴，故作此词。

我非常喜欢这首诗，尤其喜欢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两句，更喜欢东坡先生遇雨后“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”的超然。

人生哪能事事如意，总有遇到风雨坎坷的时候。途中遇雨，是狼狈逃避，还是秉持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超然，都取决于我们自己。



新英遍旧丛

□ 张金刚

圆鼓鼓娇羞的骨朵“嘤嘤嘤”绽开五片花瓣，吐出丝丝蕊蕊，弥漫缕缕清香。我喜出望外，喊父母、伙伴前来观赏，或送给亲爱的老师、心仪的女孩，美气得很。

对杏花的喜爱，岂是几枝可以满足的。稍得闲，我便“挂”在树上，如一朵杏花，在枝头欢喜；如一只蜜蜂，在花间流连；似一缕春风，随落花舞蹈；似一滴春雨，与花瓣共美。栖于树杈，朗读一句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再朗读一句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兴致正浓，摇动花枝，落英缤纷，花香流溢，我兀自在花中欢笑，可惹急了路过的大爷：“哎呀，我的活宝，还不想吃杏子了呀！”我一吐舌头，抱着树干，躲了起来，继而“哧溜”滑下树，跑得没了踪影。

可不，过后我还真有些懊恼，朵朵杏花开过，便是颗颗青杏、黄杏呀！青杏的酸、黄杏的甜，是我一生铭记的滋味。那酸，透着猴儿急品尝的调皮与失落；那甜，透着自然成熟的丰收与满足。为了让我吃到那个大、甜蜜的杏子，母亲特意在院里栽植了一颗品种上好的杏树。果然，吃过一季，想来年。故而，每当杏花满枝的时节，我都感觉一朵花就是一颗杏，极力护着，生怕被风、被蜂、被熊孩子破坏一朵，就连自然凋落，也会黯然神伤良久。

后来，离家求学、工作，故乡的杏花便只开在了记忆里。好在，定居的小城也是山城，踏春走不远，便可逢着数片杏花林。与同行者一道赏过杏花千点万点、落花浩荡纷扬，若有幸邂逅一场杏花微雨，踏花徐行，那恰是到了好处。

这些年，我都与城郊一棵古杏树春天有约，约在杏花最美最盛之时造访。那如风冠霞帔般繁盛的杏花，一树成林，花香醉人，美到窒息。我拍了发到朋友圈，有人迫不及待前往观赏，有人据此创作剪纸作品。可去年再去，花树只剩年轮深刻的树桩，残留的木屑似是浑浊的老泪，令我痛心不已。古杏树经历了什么，我不敢想，宁愿猜想它只是老朽善终了吧。可在我心中，古杏树与周边正当年的杏树一样，依然繁花盛开，永不老去。

看到公园的杏花即将盛放，我想，很快故乡的杏花也定会“新英遍旧丛”，花开满山野。趁个空闲，我驱车踏上久违的回乡寻花之路。一路上，但见一树树明媚、粉艳艳的杏花，已喜兴地开在河畔、地头、山冈、坳谷，既安安静静，又热热闹闹；既有自花其花的内敛，又有占尽春光的傲娇。

在杏花点缀装扮的乡间道路穿行，身心不由随花轻飏，故园神游。忽而想起，清乾隆二十六年（公元1761年）春，乾隆帝路经河北阜平古御道西去五台山进香时，也曾邂逅一片烂漫明丽的杏花，为他的御驾行程平添了情趣。有其御笔《杏花图》为证：绛云一枝，疏朗朗朗。勾写点染，尽显风韵。更有其御制诗作为证：“去时寒蕊始含苞，回看新英绽树梢。”“陇首连林葩吐荣，澹烟微雨过清明。”“今春雨露真滋润，请看于梅可大差。”特别是诗记中言“阜平道中初见杏花”，令我颇感自得。我也曾穿行古御道，也曾看过两侧红云般的杏花，而我所看到的“杏花图”，当与乾隆帝看过的别无二致吧？

忽而想起，我曾任教的阜平县马兰村，曾是晋察冀日报报社社长邓拓带

领红色报人，在枪林弹雨中驻扎办报的村庄。就在马兰村铁贯山下的一块巨石上，邓拓拍了一张单人照，时间是1943年4月。照片中，邓拓身穿军装，打着绑腿，脚踏巨石，拄着木棍，面带笑容，英姿飒爽。更吸引我的是，邓拓左右各有一株花满枝头、落英点点的杏树，似从黑白灰色中透出灼灼红粉，极具星火峥嵘中的诗意浪漫。我也曾在那石上看过杏花，但却是斯人已逝的几十年后了。

忽而至故乡，杏花幽香渐渐浓郁，恍然把我带回小时候。杏花依旧，亲切如昨。可曾经与我一起攀树折枝的小伙伴哪去了？怕是已远隔山水，相忘于江湖。喊我不要开花的大爷哪去了？杏花树下的那座坟莹，便是他的安息之地。曾赠予杏花的羞涩女孩哪去了？听说已远嫁他乡，鲜回故乡。杏花虽开得热烈，村庄却静得让我心碎，颇有人面不知何处去，“杏花”依旧笑春风的况味。

母亲见我，扯着我的衣襟，仰头在那株杏树下看花。朵朵杏花如张张笑脸，回应着母亲和我。不知它们看着逐年苍老了的母亲、已过中年的我，是喜乐，还是伤怀？片刻，母亲便露出疲态，佝偻腰身，弯坐在树下石阶上。偶有花瓣落上白发，母亲不觉，我也不摘，就那样落了一瓣又一瓣。金色的夕阳余晖洒来，母亲与杏树、繁花、石阶、老院，构成一幅韵味悠远的剪影，我在心中名之“岁月”。

恍惚间，母亲消失，换我安然坐于树下，任“杏花吹满头”……“新英遍旧丛”，多么美好。我愿静守在每个四季轮转的源头，等一树杏花，一场重逢或邂逅，等一个花开忘忧、岁月静好的全新春天。